旁白:

走廊里一阵整齐的脚步声清晰地传人耳朵，由远及近，夹杂在医院特有的嘈杂进行曲中。

我放下苹果，准备出去看看。

谁料到刚打开门，一个不能再熟悉的身影便进入视野。

我:

……?!

旁白:

没有轻佻的笑容，没有浮夸的黑金衬衫，今天的他穿着那件仿佛是切换性格开关的白大褂。一手捏着资料，举手投足间沉稳而可靠。

他正从走廊的尽头缓步走来，身后跟着许多医护，不时低声交谈着什么。

顶灯光线里，那双深紫的眼眸显得尤其深邃，倏忽间望向我。

我站在门口，不知道该进还是该退。

查理苏径直来到病房门前，眼神平顺地从我身上滑过，没有过多停留，屈起食指敲了敲门板。

查理苏:

401床，查房。

夏鸣星:

请进。

旁白:

我莫名地松了一口气，这才想起这里是烧伤病区，虽然是很巧，但查理苏出现再正常不过。

扭过头，夏鸣星不知何时已经坐了起来，脸庞带有微微的敌意。

为了确认没看错，我揉了揉眼睛。他和查理苏之间难道有什么过节?

查理苏:

401床，今天感觉怎么样?

旁白:

查理苏翻开手中的资料卡，他的身旁几位医生一字摊开，站在床尾。

夏鸣星:

挺好的。

**医生**:

患者十天前因左肩、小腿及脚踝烧伤人院。

急诊给予创面清创及磺胺嘧啶银乳膏外敷。

无发热寒战，无恶心呕吐，无心悸胸闷，无腹胀腹痛。

旁白:

查理苏点点头，戴上听诊器，另一头贴在夏鸣星的胸口。

查理苏:

这两天饮食怎么样?

夏鸣星:

挺好。

查理苏:

睡眠呢?

夏鸣星:

也挺好。

请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?

查理苏:

目前创面已无感染，愈合得不错，你要是想出院的话今天就可以。

记得两天过来换次药。

旁白:

他在资料上快速记录着什么，突然抬头看向我。

查理苏:

你怎么在这儿?

我:

我——

夏鸣星:

她是我的家属。

旁白:

空气里好像有什么东西碎掉的声音。

我看了夏鸣星一眼，示意他不要乱说。可他却朝我无辜地眨眨眼。

夏鸣星:

青梅竹马不算家属吗?

旁白:

查理苏定睛看着我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可不知为何我被他看得竟有点心虚。

查理苏:

家属一般都指家庭内户主本人以外的成员。

麻烦这位青梅竹马转告一下病人家属。

出院后记得观察病人是否有恶心呕吐的情况。饮食尽量少食多餐，以营养为主。

旁白:

见我点头，他满意地合上资料夹，递给身后的医生。

查理苏:

你们先回去，我还有点事要交代401床。

**医生**:

那查医生您先忙。

我:

那个，我也先走了——

旁白:

敏锐地嗅到一丝火药味，我忙拎过包，想跟在那群医生身后火速离开，手腕却被牢牢抓住了。

夏鸣星:

诶，说好要陪我的。

查理苏:

这就是你说的那个青梅竹马?看起来也不怎么样。

大庭广众下动手动脚，像什么样子。

旁白:

随着门被关上，看不到那群医生的身影，查理苏立即不满地指向我的手碗。

刚才沉默又可靠的白衣天使形象仿佛一层充气的皮，顿时瘪了下去。

这人情绪的切换也太夸张、太让人措手不及了！

查理苏:

哦，我知道了，病人下床需要搀扶。

旁白:

下一秒，手腕就被轻轻甩开了。我明显感觉到右侧散发出一股杀气。

夏鸣星挺起腰杆，气势汹汹地爬下床，以一种走军步的姿态在查理苏面前站定。

夏鸣星:

看来查医生的判断失误了。

旁白:

他俩这是怎么回事?我一头雾水，心里有警铃大作，忙挤到他们中间。

我:

我介绍下，这位是——

夏鸣星:

不用，查医生我在医院的专家墙上见过。

你好，我是她的青梅竹马，夏鸣星。

查理苏:

你好，我是她关系匪浅、无话不说的——好朋友，查理苏。

旁白:

他像是故意的，在中间长长地顿了一下。

夏鸣星:

你可能不清楚，我不仅是青梅竹马，也是她听说生病后，二话不说跑来医院看望的人。

查理苏:

你可能更不清楚。我不仅是朋友，而是她担心自己生病后，第一个想到的人。

夏鸣星:

我——

我:

够了，你们两个，幼不幼稚!

旁白:

莫名其妙讲相声一样，到底什么意思?!

两人一同转过脸，朝我露出委屈的神情。

我;

你，回床上躺着。

你，该干嘛干嘛去。

夏鸣星:

我早就好了。

我:

躺好，听到没有?

查理苏:

啧啧啧，青梅竹马也不过——

我:

还有你，很闲是不是?还不快回去干活。

查理苏:

我还没问你，来医院了也不跟我说一声。哦，想给我个惊喜?

惊倒是有了，喜嘛，有待考察。

我:

我有正事，是来看望病人的。

查理苏:

演得不错。

没事的话待会儿先别走，给你个机会，深入了解我的生活。

旁白:

他双手插兜慢悠悠地走到门口，突然回过头，得意地看向夏鸣星。

查理苏:

忘了说，你在她的通讯录备注里，只是个全名。

旁白:

房门关上的声音轻快而干脆，只留我一头黑线，呆在原地。